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賞六

青原



出洞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于洞山師夜則

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

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

賞六

作原教論十萬餘言明儒釋之道一貫

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君

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

輔教編上進 仁宗皇帝覽之加嘆付

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

佛經 佛經 佛經 佛經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佛經

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

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

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

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

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

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

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磻

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

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洞淵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

第一九三册

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  
 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當時荅洞山甚  
 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荅泗州  
 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  
 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

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  
 是你始得公曰不柰船何打破厚斗

明初王璉禪師齟齬出家非角圓頂篤志道  
 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  
 省發即慕叅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

行屬  
 大宏

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于圓  
 通訥禪師所皇祐中 仁廟有詔住淨  
 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  
 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上堂太陽東昇  
 爍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

賞六

二

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截頭露影  
 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  
 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叅○上堂  
 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  
 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

事○上堂言鋒纔發義海交深若用徑  
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  
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  
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

### 臺下座

認承天簡禪師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  
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莫  
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  
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

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  
雖說遍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  
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  
黃葉落時聞擣衣聲

認九峰韶禪師上堂山僧說禪如蛇蟻吐油

贊六

三

捏着便出若不捏着一點也無何故祇  
爲不曾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  
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唇捋鬚將粥飯  
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蓋不得已  
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坐十

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王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叅

濕別西塔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

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叅

明別雲居億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

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便下座

明別今滔首座久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

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

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

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明別玉泉承皓禪師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

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

曰文殊普賢較夢了且書於帶上故業

林目為暗布裊元豐問首眾於谷隱有  
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  
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廡門  
如所言而逝<sup>①</sup>冬至示眾曰晷運推移  
布裊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自贊

貨六

四

粥稀後坐牀窄先卧耳聾愛高聲眼昏  
宜字大

<sup>②</sup>雲居慶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  
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闊曰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為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  
月白風恬山清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  
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  
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sup>③</sup>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

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  
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上具  
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  
辨路高低叅

<sup>④</sup>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遶須彌人間分

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  
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上堂不  
從一地至一地寐滅性中寧有位釋迦  
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烏受記便下座

實六

五

天衣義懷禪師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鑿  
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  
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决忽遇言法  
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  
明覺香實顯也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曰義

金

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  
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  
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  
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  
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  
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  
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

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拈几稱善後七坐  
遺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④上堂衲  
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  
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  
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

耕夫  
去牛  
人食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  
即賤驅耕夫之牛令它苗稼豐登奪饑  
人之食令它永絕饑渴遇賤即貴握土  
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  
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

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  
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  
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  
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

賞六

六

逢達磨④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  
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  
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  
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拳  
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闔富不用都來

不直半分錢參○上堂靈源絕朕普現  
 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塵塵不  
 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畫  
 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

見之鬼神茶飯中士得之狂心頓息更  
 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青蘿黃緣直  
 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  
 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  
 瓜微帶甜若也不會苦鉢連根苦室山

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  
 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又曰蜀魄連宵叫鴉鴉終夜啼圓通門  
 大啓何事隔雲泥○師舉金剛經云若  
 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

真

七

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  
 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  
 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  
典云一  
 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官

佛剎花無數貶起眉毛子細觀

**增收**

承天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  
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  
池

南明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君山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裏十虛至  
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  
迴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

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跡把定  
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  
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  
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洞庭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

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過之殿軒覺  
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  
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譬曰  
這裏容和尚不得

脩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

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  
 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  
 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  
 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  
 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賞

八

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  
 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  
 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  
 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  
 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

法契

納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  
 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  
 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圓通禪師肄業講肆者年多下之會禪  
 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

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  
 華嚴論有省後遊廬山道價日起

法昌遇禪師有大志自受具遊方名著叢  
 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  
 脚樣子也叅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

華

法

法安

實六

九

福巖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巖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

法巖

實

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止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騰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柰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

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  
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  
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  
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  
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

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  
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  
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  
人汝等正是鈴蟬乞丐懷寶迷邦靈利  
漢纔聞舉著駭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

華嚴

拈起

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  
烟霧深頌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  
國師○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  
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  
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来無處

賞六

十

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  
○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  
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  
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  
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

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  
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  
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雙廣因要禪師上堂古者道祇恐為僧心不  
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

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深潭闊白鳥  
不飛舟自橫

開雲居了元佛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  
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

請  
佛  
不  
去

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  
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  
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  
天歸○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  
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

賞  
六

上

師曰鰕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賞灰  
吹教滅劔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  
受乃曰適來禪客出眾禮拜各以無量  
珍寶布施大眾又於面門上放大光明  
照耀乾坤冷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

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為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狗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花○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

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祇如山僧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三首其一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餘不備錄

謂智海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

並明在池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  
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晝  
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柱戶  
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  
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擊禪

賞

十一

精梵  
沐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  
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  
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  
大衆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  
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

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  
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  
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  
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  
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

明  
○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  
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  
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宵鶴  
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開  
天章楚禪師上堂鼓聲錯落山色崔嵬本

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同聖

蔣山泉禪師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

暖柳條青○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

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使下座○

賞六

十三

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

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柰行人恁麼去

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

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

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

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

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

山川

同聖

慈雲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

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

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骸片月觸着你鼻

孔珍重

同聖

歸宗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

言

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  
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人天眼目云  
缺船橋十字路  
○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人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寒山拾得

禮豐干

禮豐干天官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  
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  
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  
寒枝

雙福昌信禪師上堂召大衆衆舉頭師曰南

山風色緊便下座

雙慧林宗本圓照禪師遊方至池陽謁振宗

賞其

十四

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官而下無著問云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  
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  
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  
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宗一日問師即

第一九三册

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  
 難於是名播寰宇○僧問上是天下是  
 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  
 曰恁麼則謝師荅話師曰大地山河曰  
 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  
 夫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  
 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  
 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  
 以拄杖卓一下

天

法雲圓通秀禪師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

地

因謁鐵佛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

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  
 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  
 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

賞六

十五

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  
 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  
 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僧問  
 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

右氣  
使然

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茶一作塗牛妳曰  
謝師荅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議  
師便喝○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  
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  
宣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  
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有甚麼用處任是鈍鋼打就生鐵鑄成  
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  
久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  
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後文

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  
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  
慧林若冲覺海禪師上堂碧落靜無雲秋  
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  
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  
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  
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間來石上觀流  
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  
咸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  
內你諸人纂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

第一九三册

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  
催珍重

新天長蘆應夫禪師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  
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飄若神仙洞府  
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

賞六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  
立望何極參

變佛日智才禪師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  
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  
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来風不涼

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  
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  
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  
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  
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雜雜塞汝鼻  
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汝  
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  
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舉  
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  
漆屏風松檟亮隔

天鉢天鉢元禪師初遊講肆頗達宗教嘗燕坐  
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滯  
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跡翌日客至出  
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法  
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  
賞家千里駒也○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  
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非天然  
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  
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  
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

天鉢棲賢遷禪師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  
罵晒晒現現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  
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  
下久立  
天鉢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  
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  
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  
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  
吼麼咄  
天鉢三祖會禪師僧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

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猶如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譬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得臂

吳澄澄照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取上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兩今日晴吳崇德崇德澄禪師秀州人上堂觀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

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幙千家兩落日樓臺一笛風

吳定慧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

賞

六

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吳報報本存禪師在天衣受請上堂曰長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違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

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謝天開聖樓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

普會莫有久歷覺場巖叅禪客出來相

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

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

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

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

天衡山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

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

橫按鎮鄒佛尚不在纖塵何立直教須

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

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謝天雲門侃禪師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

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

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

賞

九

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

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

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

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謝天太平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

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  
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引佛足祥禪師僧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  
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

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契明因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  
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  
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  
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

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  
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更會  
麼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  
卓拄杖下座

契明侍郎楊傑居士號無為歷叅諸名宿晚從

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  
後奉祀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涌  
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  
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工夫更  
說無生話書以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

昔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  
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  
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  
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公大笑公有辭  
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

賞六

二十

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慧慧曰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  
舌人解語却向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瓦解  
冰消

中中際遵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  
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祇爲蜈  
公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嘴鐵舌  
徒增醜拈鎚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  
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

啼

百百丈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  
特問和尚師曰鷄子過新羅  
善善權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  
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

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  
 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  
 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  
 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  
 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參

賞六

五

明崇福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  
 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  
 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  
 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  
 人同人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

鳥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明大中隆禪師上堂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  
 時逢見釋迦處處撞着達磨放步即交  
 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上堂  
 夫欲智拔先須定動卓拄杖曰噉蘇嚕

唵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平旦寅  
 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  
 麒麟看北斗向陽柺子一邊青

明余判劉經臣居士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  
 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

會真  
林鹿  
望聖  
林冲  
益語  
山泉  
依正  
號

師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荅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慕就叅韶山杲禪師將去任辭韶山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

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見種  
相異

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之語問之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

賞六

三三

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

第一九三册

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  
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  
篇以警世

吳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  
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

問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  
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  
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  
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  
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

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  
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  
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  
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  
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它日為門下賀也

賞

二十三

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  
少保致仕作高齋自適

法法雲善本禪師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  
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繞蒼楹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  
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太無厭生○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畱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

林慧金山善寧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

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

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爲諸人重重註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貶剝

林明壽州資壽巖禪師僧問入藏經中還有奇

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墨黃底是紙曰謝師荅話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

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  
問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林本秀州本覺一禪師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

曰昆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

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

賞六 三語

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折半列三

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

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

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林本授于顛禪師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羣峰有

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出

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

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

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

餘是甚椀躡丘叅

林本地蔵恩禪師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

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鐵笛橫吹

風前一曲兩曲叅

林本靈曜良禪師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

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  
每過月朔特地鬧釘家風抑揚問答一  
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撮上借水獻花  
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蒼  
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賞六

二十五

釋 香山泳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  
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  
箇甚麼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  
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  
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

下座

釋 靈泉一禪師上堂美玉葳蕤石蓮華出於  
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吐

釋 石佛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  
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

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

嫁

釋 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過去已過去未  
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  
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

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李隱 僊巖純禪師僧問德山捧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明法 慈濟聰禪師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衆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聖 白兆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

二道人  
自性

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它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嗔喜愛憎寐默游戲未始間斷因

賞

二十六

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得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饑臨河叫渴諸人要

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  
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  
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桓為初  
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  
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嗣法福嚴初禪師上堂即性之相一亘晴空即  
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  
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  
而無遺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甚  
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嗣法德山仁繪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  
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嗣法香積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  
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在甚麼處良久

賞

二十七

嗣法瑞相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為宗匠隨  
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  
那容妖恠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  
沒宗風恥它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

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衆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楚寒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嗣法真空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個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為對大地山河廓然粉碎嗣慈華嚴智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

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歿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嗣慈永泰航禪師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極麼得且道得個甚麼良久曰莫妄想嗣慈壽聖邦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

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佛  
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嗣長  
歲天長蘆贖禪師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

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  
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

賞六

天

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  
水聲山色自悠悠

嗣佛  
日才夾山齡禪師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

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  
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叅

嗣天  
無元元豐滿禪師上堂此劒刃上事須劒刃上

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  
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  
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  
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

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為釋子喝  
曰贖人徒側耳便下座

嗣天  
無元善勝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

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  
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

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  
如夢心法不實莫謾追求夢幻空花何  
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  
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  
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

賞六

二九

太平

釋西京招提湛禪師藥上堂偏不偏正不正  
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  
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  
○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

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  
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  
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  
黃頭碧眼非相識羅羅哩拍手一下下  
座

釋淨慈楚明禪師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  
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  
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若論此事如  
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  
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

兒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  
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  
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洞法  
案本

雪峯思慧禪師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  
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

五不勞久立○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  
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  
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  
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

○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為

總學  
以爲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  
毫皆成滌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  
現形如驢觀井總無計較途轍已成若  
論柞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  
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賞  
賞

三十

洞法  
案本資福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  
根炙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  
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  
下曰這個是根那個是穴擲下拄杖曰  
這個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第一九三册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兩法  
雲本

雲峯瓊禪師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  
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  
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  
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  
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

聲色  
川米坐

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  
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  
裏遊戯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  
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  
兒鞦繡毬○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

禪  
裡轉

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  
鐘聲送夕陽○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  
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曰謝師答話師

賞六

三十一

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  
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  
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  
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勝裏轉却遂  
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

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挿筆

胡現漢來漢現忽延慶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

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叅

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道場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

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天竺從諫講師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天竺從諫講師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

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晉濟淳禪師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

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尼法海禪師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覺一尼法海禪師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

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

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澗輝夜  
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子顯

相富弼居士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

晝夜力進此道聞顯禪師主授子法席  
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顯為衆登座見其

賞

三

顯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  
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顯見即曰  
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  
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顯  
公悟入深冥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

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著顯師  
證悟號

明

尼文照禪師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

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  
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

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  
橋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  
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響

萬年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

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

不知總置一壁紙如僧問乾峯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  
峯以往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  
與它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咬石  
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貴六

三三

謝長慧林懷深慈受禪師依淨照於嘉禾資聖  
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  
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  
蔣山佛鑑勸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  
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

鑑

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  
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  
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  
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  
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  
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  
閑舉著便請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  
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箇豈不是活  
祖師意○上堂雲是何山起風從甚澗  
生好個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

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個中本  
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  
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  
金咄

副長萬壽瓚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

議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  
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信安天衣哲禪師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  
師荅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  
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

畫樓中

巖智者詮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  
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  
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者即有分  
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賞

三十四

山報恩然禪師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  
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  
如是罕逢穿耳容多遇刻舟人一日謂  
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  
卒而逝

元

雪峯演禪師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

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

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

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峯頂五雲遮

元

衛州王大夫參元豐於言下知歸既而回

壇山之陽縛茅自冢者三載偶歌曰壇

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

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

夫狂

元

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秋初夏未合有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

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

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

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燦

躑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

賞

三五

花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

後代兒孫遞相倣倣三三兩兩皆言出

格風標切切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

搖舌宛如鍾磬笙竽奮臂點頭何密稻

麻竹葦更逞遊山玩水撥草瞻風人前

第一九三册

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  
 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  
 曰萬寶功成何享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批秀州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  
翻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

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翻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  
 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  
 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  
 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

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  
 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  
 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批隱惠淳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

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  
 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個甚麼良  
 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明淨慈月堂道昌禪師上堂未透祖師關千  
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  
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  
下籬籬雖得價動它柄杓也無端

明徑山照堂了一禪師上堂叅玄之士觸境

賞

三六

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  
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點絕純  
清含生難到真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  
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

明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  
馬泥牛滿道途倚遍欄干春色晚香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開祇聞夜雨滴芭  
蕉

明香巖如壁禪師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刹  
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  
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  
殷勤更問個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  
明國清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為甚麼

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道不得且  
 道請訛在甚麼處若也知處許你照用  
 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  
 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蟲解作師子吼  
 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

崇真

三十七

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  
 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  
 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  
 峯

覺圓靈巖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

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  
 入海無蹤跡為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玉泉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  
 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  
 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

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光孝深禪師上堂維摩一默普賢廣說歷  
 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  
 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  
 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

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